

往矣集

周傳編著

「往矣集」日譯本序

大陸新報把往矣集譯成日文出版，要我寫幾句話做序文，因此引起我不少的感想，特爲拉雜寫出，聊當作日譯本的序。

往矣集的產生和銷行的迅速，都是出我意料之外的。朱樸之兄主辦古今半月刊，屢次催我作文，辭不得已寫成『苦學記』去應付。起初不過應付文債而已，決沒有把半生的經歷，完全追述出來的計劃和意思。嗣後仍經不起各友的催請，不期然而然的寫成了幾篇，然而仍舊沒有出單行本的意思。湊巧古今社要出叢書，樸之想把這幾篇文章，當做叢書第一種，印行單行本。他把這個意思，來和我商量，我便無可無不可的表示沒有異議。『往矣集』這個名詞，也是他取的。這本小冊子，就這樣的產生了。

出版之後，在一年之內，竟出到第八版。這雖然比不上民國十七年我出版『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時的盛況，但是在近數年來的出版界中，也可以說是稀有的現象。假使國家統一，銷行的地區較廣的話，大概銷行的數目，比現在還要增加。這本小冊子，竟這樣受歡迎，也是

出我意料之外的。

去年十一月在東京的時候，聽說我的朋友日本名記者吉岡文六氏，要把這本小冊子譯成日文，在東京日日新聞社出版，不知道究竟辦了沒有。本來古今半月刊每次發表我的文章時，上海大陸新報大概都譯成日文，逐日發表過了的。這次該報社把已經譯過的加以補充，出版單行本去應世。於是往矣集の日譯本也就此產生了。

往矣集的內容，不過就我個人半生的經歷，信手追述出來，附帶發一些感慨罷了。在我看起來，實在沒有甚麼意義，更談不到有甚麼價值，何以會爲中外人士所愛讀，我自己實在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根據我親自的經驗，深信一件事業的成功，固然要繫於時代、環境和機會等多方面的條件，但是人的努力，乃是各種條件中的基本條件。如果不知或者不去努力，就是處着好的時代，有着好的環境，遇着好的機會，也不知道因利乘便的去運用，白讓着順利的時機空空的過去。反過來說，如果知道而且肯去努力，不僅可以運用遭遇着的既存的順利時機，而且可以去創造，去轉變。所謂『英雄造時勢』，所謂『人定勝天』，就是這個道理。我的經歷中間，有三個

過程，可以證明這個道理。

第一是共產黨的組織。共產黨的是非善惡，我們現在姑且不論。但是他已成為中國政治上、社會上的一種力量，却是不可抹煞的事實。當民國九年我和陳仲甫及吳庭茨基在上海討論發起組織共產黨的時候，全國參加的，不到三十個人，而且都是手無寸鐵的書生。當時都不過僅憑血氣之勇，盲目蠻幹。那裏知道不到五年，便成功了一個很大的力量，雖然因為以後的領導方針錯誤，在中國釀成了許多破壞的行動，但是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一種力量，是中國今後極難解決的一個問題。而其原因，就是二十幾個書生的蠻幹。

第二是北伐。民國十三四年的革命運動的內外環境，我在本冊內曾經述過。當時革命基礎，風雨飄搖，能夠維持廣州做革命的根據地，已經是很不容易的問題，那裏還想到能夠北伐，那裏還想到能夠北伐成功。然而在第一次東征和消滅楊劉以後，居然北伐了，居然於北伐軍興以後，不到三年，中國全國，就統一於中國國民黨的勢力之下了。當時軍閥的勢力，數十倍於革命勢力。他們有着優良的軍事裝備，雄厚的物質力量，和巨大的兵力。但是他們沒有苦鬥蠻幹的精神，所以雖然擁有這些雄厚的力量而不能運用。革命軍的物質的條件，雖然遠遜於軍

閱，但是有着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蠻幹精神。這種精神，可以補足物質的缺陷而有餘。所以能夠以寡克衆，以弱勝強。北伐完成之迅速，竟出當時預料之外。

第三是和平運動。慚愧得很，全面和平尙未完成，國家統一猶待努力，所以我們不能以爲和平運動，已達到最後的成功。但是却也不能說和平運動，絲毫沒有成就。我們要論和平運動有無成就，要先看看和平運動發生當時的中國內外的環境。和平運動，是發生於二十七年下半年的。當時廣州、武漢，相繼陷落，英美袖手旁觀，徒以道德的同情，精神的援助來慰藉。全國總崩潰的形勢，迫於眉睫。在這種情形之下，朝野上下，都希望能夠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況，但是朝野上下，又都覺得這種希望，決不能實現。在當時的情形之下，誰夢想得到國民政府能夠還都，青天白日旗能夠再飄揚於紫金山下！誰夢想得到能夠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誰夢想得到能夠辦到日本於和平成立，立即全部撤兵，甚至放棄辛丑條約所規定的華北駐兵權！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都認爲決不能辦到的事，我們都辦到了！比恢復蘆溝橋事變前的狀況，還要進步了！假使我們退回到二十七年下半年當時和此後的地位，來觀察現在的情形，能夠說和平運動毫無成就嗎？至於後來國際形勢的變化，人不是神仙，誰能預料！所以說和平運動

，未竟全功則可，說和平運動毫無成就，實在是抹煞事實的昧心之論。但是能夠得到這一點點小成就的和平運動，在當時發動的時候，實在不滿十人。以毫無憑藉的不滿十人，竟能做到現在這個局面，也可見得事在人爲了。

根據個人所經歷的上述三個階段，足見一件事業的成敗，雖然也繫於時勢的順逆，環境的善惡，但是人的努力，却是基本的因素。回顧過去，瞻念將來，今後的環境，恐怕要愈益惡劣，愈益危險；但是我們只要抱着『紮硬寨，打死仗』的決心，同時出以因時制宜的運用，我相信是無堅不摧，無險不克的。

閑着無事，也常把自己所寫的經過，拿來閱讀。這個半生，雖然也經歷了不少的崎嶇險阻，遭遇了不少的驚濤駭浪，但是能夠得到現在這個成就，已經是躊躇滿志了。我自己常常退回到窮苦學生的地位，思察現在我所處的境遇，在個人，實已心滿意足。因為在過去幾次偉大的運動之中，都能參加工作，在現在這樣危難的局面之下，又能爲國家負一部分責任，決不是我始料所及的。就個人說，一直到現在止，既然可以說是有了一定的成就，所以今後不單是得失榮枯，在所不計，就是生死存亡，亦豈在意中！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自問對於此生，沒有甚

麼辜負。

不過人的意思，是隨着環境變遷的。在甚麼地位，就自然而然的發生適應這個地位的責任觀念。不是我要寫好聽的官樣文章，來欺世騙俗，因為我現在已不是窮苦學生了。我現在是和平運動的一個主要幹部，是國家一部分任務的當局。所以我覺得對於國家，對於民族，甚至對於東亞，還有未盡的責任，未了的事業。將來的環境，是不是容許我盡這個責任，了這個事業，以及我自己是不是有這樣的能力，那都是另外的問題；但是無論有怎樣大的掀天撼地的波浪，洶湧澎湃起來，不管成功也好，成仁也好，我決心以我渺小一身來當，決不作逃避責任的畏怯行動。

友邦日本的讀者，讀了這本小冊子，對於我過去的苦學和奮鬥，當然可以得到相當的了解。但是我希望友邦讀者更要了解中國現在，和我當年一樣苦學奮鬥的青年，有成千成萬。這些青年，將來都是中國的棟樑，東亞的柱石。我希望日本的青年和中國的這些青年，互相了解，互相提攜，真正的新東亞，纔能建設起來。

最後，對於大陸新報翻譯並印行這本小冊子，表示謝意。

「往矣集」日譯本東京版序

去年十一月在東京的時候，我的朋友吉岡文六氏告訴我，東京日日新聞，已將我的『往矣集』譯成日文，不久即可出版。我當時告訴他上海的大陸新報，聽說也要翻譯。這本小冊子，這樣受盟邦日本的歡迎，真是我一件非常光榮的事。

這本小冊子，雖然祇是記述我個人半生苦學奮鬥的經過，但是近二十多年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變遷發展，也可以從中約略看得出來。一個苦學生出身的人，處在這個激急變化的時代巨流之中，能夠掙扎出來，到現在還能為國家社會負一部份責任，也可以說是非初料所及了。因為當時的戰友，有些被殺殉難，而成為時代的犧牲者，有些消沈淪落，而成為時代的落伍者。而我還偷生人間遭遇空前的濤驚駭浪，應付空前的困苦艱難，這真不知道是幸是不幸！

這本小冊子中間，關於和平運動的經過，沒有記載出來。這個原因有二：第一、因為和平運動，還在發展進行中，沒有成為歷史上的事實，現在不便說出。第二、因為和平運動的同志

，其目的雖然是在救中國，是在奠定中日之間的永久和平，但是這幾年來國際關係的出人意料之外的激烈而遽急的變化使中日的關係越加複雜，使中日之間的局勢，變成世界全體局勢的一部。原因越雜，牽制越多，而全面和平，就越難實現。在這個情勢之下，不僅中國一部份人士，對和平運動不會諒解，就是一部份日本人士對於和平運動，恐怕也有誤會。所以全面和平沒有完成以前，關於和平運動的經過，不願有所敘述。

辛亥革命，是中國革命自強的絕好機會。可惜一誤於袁世凱的稱帝，二誤於北洋軍閥的互相殘殺，把很好的機會，輕輕的放過去了。北伐完成，中國統一，也是中國革新自強的很好的機會。可惜一誤於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二誤於共產黨的破壞，把很好的機會，又輕輕的放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非常痛心。但是這兩個好機會，雖然沒有好好的利用，使中國一躍而成為近代的強盛國家，然而這三十年以來，中國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以及社會上，沒有不在那裏着着進步。在這次事變前，各方面都呈着蓬勃的現象，而確立了近代國家的規模和基礎。而且中國社會的潛在力，是非常偉大的。無論經過怎樣大的破壞，因為自力更生的力量非常雄厚，所以恢復起來，非常之快。這一點；是中國足以自豪的地方，希望盟邦

日本，要加以認識。

如果因爲這本小冊子的日譯本的出版，而能增進盟邦人民對於中國青年的心理、精神及努力的了解，以及二十年來中國政治社會變遷發展的認識，那就不單譯者的苦心，有了報償，就是著者也覺得萬分光榮了。

吉岡文六氏，對於中國，尤其對於中國國民黨，是有着正確的瞭解和熱烈的同情的。關於中日兩國人民的互相認識，我願意和吉岡氏共同努力。

中華民國卅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序於上海恆康

往矣集四版序

朱 樸

在過去數十期的『古今』中，雖然名作如林，無篇不精，但是讀者所最歡迎各方所最注意的，當推周佛海先生之作爲第一。

第三期的『苦學記』，第九期的『自反錄』，第十三期的『盛衰閱盡話滄桑』，第十九期的『扶桑宸影溯當年』，每一篇文字刊出後，中日各報，紛紛轉載，南北讀者，競爭購讀；這種盛況，至少可說是四五年来國內文壇上所未觀的了。

周先生的文章事業，早已彰彰於國人之耳目，毋待贅述。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博得大眾之熱烈歡迎，依我個人的分析，全在於一個『真』字。一般人讀了『三國志』及『水滸傳』兩部小說，沒有不對於張飛李逵二人引起無上的敬愛者，無他，因為張飛李逵二人完完全全是一個『真』字的表現而已。

我和周先生正式訂交雖然還不過是最近四五年来事，但是意氣相投，肝膽相照，遠過數十年的故交。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秉性之忠厚，情誼之熱烈，待人之真誠，行爲之俠義，沒有一個比得上周先生的。『言爲心聲』，他的文字完全是他人格之表現，至性至情，絕無半點虛飾。

。尤其是最近數年來周先生的孤臣孽子之心，絕非一般普通人所能知道及了解的。不佞忝在交末，深知其處境之艱，用心之苦，因而益堅其敬愛之心。

本集是彙集周先生一年來爲古今所寫的幾篇特稿而成，自本年一月一日初版以來，八月之中，四次再版，這充分地反映國內外的讀者如何的歡迎周先生的大文。

本集中的文章雖沒有多少篇，但讀者看了本集之後，對於周先生的半生，至少可以窺見一個很明朗的輪廓。無論於治學方面，修身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周先生都有很坦白率直的自述，絕無半點矜長和譴短之處，這是本集的唯一特點，也是古今出版社刊行此集最足引以爲傲的一點。

現在市面上的八股文章和違心之論實在太多了，讀者們看了本集之後，其或有如盛暑中服清涼散之感歟！

中華民國卅二年九月一日朱樸謹識於上海古今出版社

往矣集序

周先生由苦學而參加政治運動，同時由文學家而成為政治家。二十年來，依然於百忙中不廢其撰述。早歲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以至最近的「往矣集」，兩書本身的價值，已可確定為不朽的名著。讀周先生的文章，如家人晤對，傾聽肺腑。親切，坦白，真誠，一字一句，叩人心絃，豪邁爽直之處，尤覺大氣磅礴，這種成功，與其說得之於文學上的修養，毋寧說半由於三湘人士獨特的天賦，半由於個人偉大抱負的流露。

「往矣集」是周先生近三年來陸續寫成，發表於「古今」上的，過去這六年中，可以說是周先生一生最堅苦卓絕的時期。以救國濟世之心，幫助汪先生收拾這東南半壁的破碎山河，憂國愛民，一腔熱血，不但需要任勞任怨，而且要忍受一切的任勞任過，「往矣集」中所有的文章，都在這一種環境這一種心緒下寫成的，所以「往矣集」的價值，決不是一部普通抒情的散文集。

「往矣集」本來由「古今社」發行，一年中再版了十一次，祇之兄於古今獲得驚人之成功後，毅然休刊，「往矣集」亦早已全數銷罄，但各方面要求再版的太多了，復承樸之兄以紙版見假，更由襄庵兄重為編訂，交付平報發行，我們在欣幸之外，在此特對樸之襄庵二兄表示深切的謝意。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金雄白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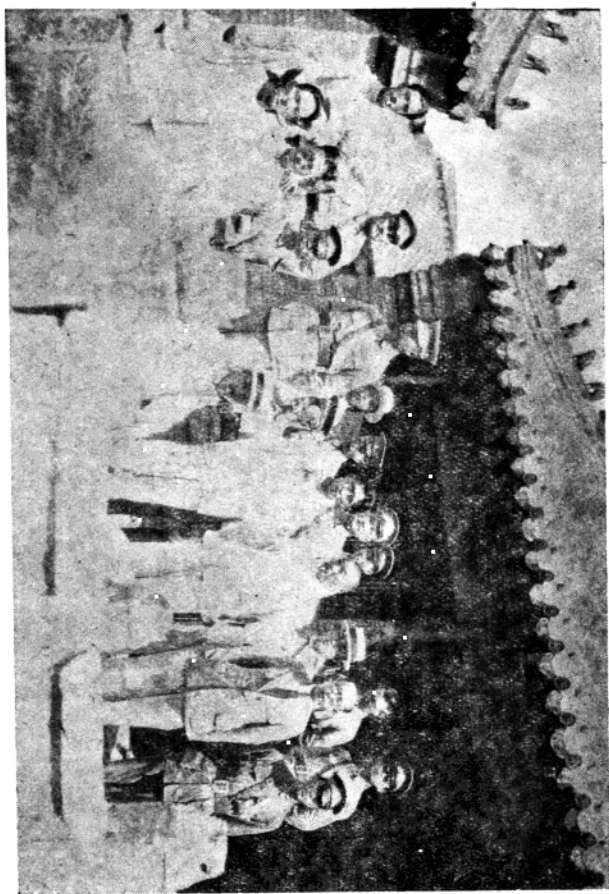
影近書著

（鄰處於攝）庭家之者著





歲廿年人夫楊歲四廿年者著時所寓於滿氏明黨中友日及士女慧淑攝人夫其興時島兒鹿本日學留者著年二二九一



民國十八年七月著者北歸途經泰山觀道中絕頂於攝
（左起第二人即著者立旁者影攝氏雷布陳不旁其立者著即人二第起左）